

文学研究丛书

WENXUE YANJIU CONGSHU



观音本生故事戏论疏

周秋良 著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观音本生故事戏论疏

周秋良 著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观音本生故事戏论疏 / 周秋良著. —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7-5647-2063-6

I. ①观… II. ①周… III. ①戏剧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①I20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87805 号



观音本生故事戏论疏

周秋良 著

出版: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成都市一环路东一段 159 号电子信息产业大厦
邮编: 610051)

策划编辑: 陈松明

责任编辑: 谭炜麟

主 页: www.uestcp.com.cn

电子邮箱: uestcp@uestcp.com.cn

发 行: 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张 13.75 字数 204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47-2063-6

定 价: 42.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本社发行部电话: 028-83202463; 本社邮购电话: 028-83201495。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 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目 录

绪 论	1
一、“本生故事”释义	2
二、观音本生故事：妙善故事的产生与发展	4
第一章 明刊本《香山记》研究	20
一、《香山记》剧本作者、版本略考	21
二、《香山记》形态分析	27
三、《香山记》对妙善形象的塑造	36
四、戏曲选本中的《香山记》	40
附：明刊本《香山记》点校	42
第二章 清抄本《海潮音》研究	67
一、《海潮音》的内容与主题	68
二、《海潮音》的艺术特色	79
附：清抄本《海潮音》点校	83
第三章 皮黄中的观音本生故事戏	135
一、京剧《大香山》	135



二、车王府曲本中的《大香山》与《香山还愿》	144
附：车王府曲本中的《香山还愿》全贯串点校	147
第四章 高腔中的观音本生故事戏	150
一、戏剧内容与人物分析	151
二、演出形态与演出习俗	160
三、湖南高腔观音戏的文化内涵	165
第五章 粤剧中的观音本生故事戏	173
一、现存剧目或演出剧目简介	173
二、观音戏的特点及其与粤剧发展的联系	178
三、观音戏的岭南文化特征	182
四、岭南民间的观音信仰与戏曲演出	186
第六章 其他地方戏中的观音本生故事戏	189
一、梆子腔中的妙善故事戏	189
二、泉州傀儡戏《观音修行》	195
结 语	199
附 录：相关表格	203
表一 明刊本《香山记》剧本内容简表	203
表二 明刊本《香山记》曲牌音乐简表	205
表三 选本《尧天乐》中《观音扫殿》出与明刊本 《香山记》相关内容对比简表	207
表四 地方戏中的观音戏演出情况简表	208
后 记	211
再版后记	213



绪 论

观音信仰是我国最为普遍的一种宗教信仰之一，它伴随着整个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史，是民间信仰的主要内容。其历史之久远、影响之深广，均非其他信仰所能媲美。对于这一重要的宗教现象和社会文化现象，历来学界都非常关注，但既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观音文化的内涵、观音法门的表现形态、观音思想的组成与主要特点、观音灵验故事、诗文创作与观音信仰的关系以及文学创作中的观音形象等几个方面，戏曲等俗文学对观音信仰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却一直为论者所忽视。而其实，宋元以降，随着观音信仰的逐步世俗化，在戏曲等俗文学领域叙写观音的作品极其繁多，就戏曲来说，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剧种中都有大量观音戏^①的剧本和演出。在古代那种文化条件下，看戏是普通民众最为普遍的一种文化活动，许多人对观音的认识，主要就是从戏曲演出中获得的。因此，我们认为，观音戏演出与观音信仰的普及有着非常深层的联系，观音戏演出给人们的观音信仰带来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一般而言，古代戏曲对观音故事的演绎主要包括观音本生故事与观音应身故事两个层面。所谓观音本生故事，就是指观音修道成“佛”之前的身世的故事；所谓观音应身故事，则是指成“佛”以后的观音菩萨为了救济的方便，而随缘应现各种不同形象的相关故事。本书主要对观音本生故

^① 所谓观音戏，是指凡出现了观音形象或观音信仰的戏曲演出活动和戏曲剧本。



事戏进行专题研究。

一、“本生故事”释义

佛经中的本生故事是记叙佛、菩萨修成正果之前的事情，如《佛本生经》记叙的是释迦牟尼未成佛之前的故事。对于“本生”，《佛地经论》是这样解释的：

先世所受生类差别名为本生，如毘湿饭怛啰等一切本生事。依此本生，先所修行种种苦行，名难修行。或于今世依变化身，先修苦行后舍彼行，修处中行方得菩提，名难修行^①。

佛教义理研究者根据对本生故事的不同作用和记叙者的不同目的，把介绍本生故事的经典又分为以下几种：

本事本生经者，本事说他事，本生说自生，因现事以说往事，托本生以彰所表，名本事经；托本生以彰所行，名本生经也；未曾有经者，说希奇事，由来未有者未曾有也，示法有大力有大利益，托未曾有事以彰所表也^②。

也就是说，本生故事可以记叙佛（菩萨）先世的事情，也可以记叙佛（菩萨）的某一变化身为证果而经历的种种磨炼。本书所要研究的观音本生故事，也就是那些记叙观音菩萨在正果之前身世的故事，包括观音菩萨成道之前的家世、身相、成长以至最终成道的过程。

① [唐]玄奘：《佛地经论》卷六，《大正藏》第26册，第319页，台北：台湾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

② [隋]智顗：《妙法莲华经玄义》卷六，《大正藏》第33册，第752页，台北：台湾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



一般关于观音的佛经，记述得比较多的是观音成道后的救世神力，而对其本生故事则记叙比较简单，而且说法也很不一样，大概共有七种^①不同说法。如《悲华经》说观音本为无净念国王的长子，叫不眴太子，无净念国王后来成为了阿弥陀佛，而不眴太子因在宝藏如来前发大悲心，发愿要度一切众生苦，宝藏如来给他授记，名叫观世音，后来成为“一切光明功德山王如来”；在《观世音菩萨得大势至菩萨授记经》中，又说观音和势至本都是莲花化生，他们一同去拜见“金光狮子游戏佛”，并发誓“当于万亿劫，大悲度众生”，因此而成为了观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后来观音又成为了“普光功德山王如来”；而在《大悲心陀罗尼经》中，说观音在很早以前就成佛了，名叫“正法明如来”，因发大悲愿，为欲救一切众生，而放弃了佛位，显化为菩萨；在《十一面神咒心经》中还说观音曾作“大仙人”“大居士”，等。稍加考察就会发现，这些佛经中关于观音菩萨身世的故事都来源于彼岸的神仙世界，与我们所在的此时此地的宇宙世界是那样的遥远，显得非常隔膜。

随着观音信仰的不断流传，人们开始创造观音在本宇宙世界出生的种种说法，并形成了许多传说故事。如在日本流传着这么一则传说：

早离和即离是兄弟。父母死后，被恶人仍到一个荒岛上，快要被饿死时，即离口发怨言。早离就劝说：我们被人欺骗，是可悲的，对饥饿、疲劳的痛苦，也深深领受了。有过这样痛苦的体验。我们会懂得这样的道理：如果能再次活下来，一定要援救同样不幸的人。兄弟二人心怀此念，平静地死去，终于成为了观世音和大势至菩萨^②。

这是说观音和势至是由现实生活中一对贫苦的兄弟变成的，观音的这种凡人本生身份，无疑极大地缩短了观音菩萨与人的距离。在中国，更是

^① 参考李利安：《中印佛教观音身世信仰的主要内容和区别》，《中华文化论坛》1996年第4期。

^② 邢莉：《观音——神圣与世俗》，第7页，学苑出版社2000年版，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



流传着不少有关观音身世的传说。如佛初入中土时，为了借用道教的影响让佛教能更快地在中土流布，曾经一度流传着观音本是老子再传弟子尹喜的弟子的传说。

当然，在中国众多的观音本生故事中，影响最为深远的还是妙善公主修炼成道的故事。妙善故事简单地说，就是有一个国王，他有三个女儿，小女儿名叫妙善，她从小就立志出家修行，历尽艰难，学佛成道。她为了治好父王的病，献出了自己的手眼，她的行为感动了天神，天神让她长出了千手千眼，她就是传说中的观音。妙善故事，详尽地记叙了观音成道前修行的艰苦历程，这在其他的观音本生故事中是极其少见的。妙善故事又有着很鲜明的中国化特色，它的产生，在整个印度佛教的观音信仰向中国传播发展的过程中，有着十分特殊的意义。如果把观音信仰在中国历史中的发展简化成线型发展状态来考察的话，那么妙善故事的产生则是其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点——在它之前是观音信仰的中国化，在它以后则是中国化的观音信仰。当然，如作进一步的分析，妙善故事从开始出现到最后形成，又还有一个中国化特色不断加浓的过程，故事形成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都对妙善故事进行了不断地改写。由于从妙善传说故事的不断演绎中，我们可以窥见观音信仰中国化、世俗化的方方面面，因此，本书的观音本生故事专指“妙善故事”。

二、观音本生故事：妙善故事的产生与发展

1、妙善故事产生的过程

现在，我们能见到的有关妙善故事的最早记载是北宋元符年间蒋之奇（1031—1104）的《香山大悲菩萨传》（简称《香山传》），此传详细地叙述了庄王的小女儿妙善如何修身成道为观音的故事。传曰：

昔道宣律师居终南山灵感寺行道，梵行感致天神给侍左右，师一日问天神曰：“我闻观音大士与此土有缘，不审灵踪，显发何地最



胜？”天神曰：“观音显示无方，而肉身降迹惟香山因缘最为胜妙。”师曰：“香山今在何处？”天神曰：“嵩岳之南二百里，三山并列，中为香山，即菩萨成道之地。山东北乃往，过去有国王名庄王，有夫人名宝德，王以信邪，不重三宝，王无太子，惟有三女，大者妙颜，次者妙音，小者妙善。三女之中二女已嫁，惟第三女妙善，始孕之期，夫人梦吞月，及诞之夕，大地震动，异香满室，光照内外，国人骇异，谓宫中有火，是夕降生，不洗而净，梵相端严，五色祥云，覆盖其上，国人皆曰：我国殆有圣人出世乎？王父奇之，名曰妙善。……”

这个叫妙善的三公主长大后，“容仪超然拔俗，常服垢衣不华饰，日止一食，不茹荤辛，非时不言，言必劝戒，多谈因果无常幻妄，宫中号为佛心。从其训者皆获迁善，斋洁修行，靡有退志。”后其父母逼其婚嫁，妙善坚决不从，不但不从，还毅然要求出家修行；庄王非常恼怒，设法阻止不成，最后竟“驱五百军，尽斩尼众，悉焚舍宇”，妙善在山神保护下继续在香山修行。后来不重三宝的庄王感染上了一种怪病，“竭国妙医，不能救疗”，经僧人指点，只有用无嗔人手眼配成药方方可治愈，妙善为了救父王，毫不犹豫地献出了自己的手和眼。病愈后的庄王率妻女宫族前往香山拜谢，已无手眼的妙善霎时便变成了观音菩萨，“忽失妙善所在，尔时天地震动，光明照耀，祥云周复，天鼓发响，乃见千手千眼大悲观音身相端严光明晃耀岩岨堂堂如星中月”。

当时任汝州太守的蒋之奇，写完了这篇传文之后，心情非常激动，赞曰：“香山千手眼大悲菩萨，乃观音化身，异哉！”并在传文后，详细地描述了自己撰写《香山传》的过程，交代其写作的具体缘由：

元符二年仲冬晦日，余出守汝州，而香山实在境内。主持沙门怀昼遣侍僧，命予至山。安于正寝，备蔬膳，礼貌严谨，乘闲从容而曰：“此月之吉，有比丘入山，风貌甚古，三衣褴褛。问之，云居于长安终南山，闻香山有大悲菩萨，故来瞻礼，乃延馆之。是夕，僧绕



塔行道达旦已，乃造方丈，谓昼曰：‘贫道昔在南山灵感寺古屋经堆中，得一卷书，题曰《香山大悲菩萨传》，乃唐南山道宣律师问天神所传灵应神妙之语，叙菩萨应化之迹。藏之积年。晚闻京西汝州香山，即菩萨成道之地。故跋涉而来，冀获瞻礼，果有灵迹在焉。’遂出传示昼。昼自念主持于此久矣，欲求其传而未之得。今是僧实携以来，岂非缘契？遂录传之。翌日，既而。欲命僧话，卒无得处？乃曰：‘日已夕矣，彼僧何诣？’命追之，莫知所止。昼亦不知其凡耶？圣耶？”

因以其传为示予。读之，本末甚详，但其语或俚俗。岂义常者少文而失天神本语耶？然至菩萨之言，皆卓然奇特，入理之极谈。予以菩萨之显化香山若此，而未有碑记此者，偶获本传，岂非菩萨付嘱，欲予撰著乎？遂为纶次，刊灭俚辞，采菩萨实语著于篇。噫！天神所谓“后三百年重兴”者，岂在是哉！岂在是哉^①！

在这里，蒋之奇一再强调，他撰写的《香山传》是有所本的。从他的描述中，大致可以获得关于原本的以下信息：（1）原本产生时间是唐代^②；（2）原本是律师道宣与天神对话而成的；（3）原本预言“三百年后有重兴者”，即蒋之奇的创作是符合神意的；（4）原本是经过了道宣、义常、比丘、怀昼等人的间接传递最后到了蒋之奇的手中；（5）原本的语言有些俚俗，而菩萨的言语却是卓然奇特的。由这些点滴的信息可以看出，在蒋之奇撰写《香山传》之前几百年的唐代，就有了妙善的故事传说，中间经过了几代人的辗转传布。那么，妙善故事最初的形态又是怎样的？其传布过程如何？由于目前关于故事原本的记载或相关资料几乎没有，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只能从理论上作出一种推测。我以为妙善故事应该最早出现在自六朝慢慢兴起的“讲经”说唱中，是“讲经”说唱的重要题材之一，隋唐以前就开始在民间流传，在唐宋狂热的观音信仰浪潮下，蒋之奇

① 《香山大悲菩萨传》，抄本。

② 在杭州的碑文中明确地交代了道宣是在圣历二年（699年）与天神语及此事的。



在对传说“遂为纶次，刊灭俚辞”的基础上最后把它以碑文的形式记载下来。提出此点的依据有以下几点：

首先，佛教中的讲经，在中国佛教传播史上，很早就有了俗化的趋势，如六朝出现的“俗讲”就是这种俗化讲经活动的专称。俗讲活动到唐形成繁盛之势，不仅讲经文，还可以说故事。据张涌泉等的《敦煌变文校注》收录的现存敦煌变文来看，佛（菩萨）的本生故事是俗讲经文中的主要题材之一，如关于佛祖的本生故事中就有《太子成道经》《悉达太子修道因缘》《太子成道吟词》《太子成道变文》等多个不同的俗讲版本，还有关于难陀出家的本生故事《难陀出家缘起》等。这些变文的故事性很强，完全可以当作志怪小说欣赏。

俗讲中关于观音菩萨信仰的变文，留下的有《妙法莲华经讲经文三》和《妙法莲华经讲经文四》两篇。其内容都是关于《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经文的，但其中说到观音的三十二变相时，形容说“菩萨神通妙力强，现身变作法中王。胸前万字伊伊现，足下千轮隐隐彰。顶上便分青绀髮，眉间也放白毫光？菩萨为甚现此相？缘观音菩萨久远劫来成曾佛，号曰正法明如来”^①。这些生动形象的语言，体现的都是大悲观音信仰的内容，与《香山传》中最后描绘的观音圣像也相同。可见，在关于观音菩萨经文的俗讲中，大悲观音的形象以及内容有时会夹杂在其他的相关经文的讲解中，成为讲经中的主要内容，并由此慢慢传布到民间。

其次，史料表明，在隋唐以前，民间就有了关于观音本生的妙善故事传说。在隋唐历史上有多位皇家女子或尼姑被称为妙善菩萨或名为观音。比如隋朝的文献皇后就被称为妙善菩萨：

仁寿中，文献皇后崩。邵复上言曰：“佛说人应生天上，及上品上生无量寿国之时，天佛放大光明，以香花妓乐来迎之，如来以明星出时入涅槃，伏惟大行皇后圣德仁慈，福善禎符，备诸秘记，皆云是

^① 张泳泉等校注：《敦煌变文校注·妙法莲华经讲经文》，第747页，北京，中华书局2001。



妙善菩萨。”……^①

《北史》中亦有同样的记载。文献皇后并不叫妙善，也不曾修行出家，为何“皆云是妙善菩萨”呢？这说明妙善故事可能在当时就已在民间广为流传。据《隋书·后妃传》记载，文献皇后是一位体恤下民、孝顺父母、讲究妇德的贤妃。于是人们便把这位贤惠的高贵女性比喻成传说中的妙善菩萨。另据清代国学大师俞正燮先生考证，隋朝前后还有名为观音的皇家女性，如“陈后主沈皇后，为尼于毗陵天静寺，名观音；唐太宗长孙皇后，小字观音婢”^②。另外，唐代长安有一个叫慈和的尼姑，也被“时人称之为观音菩萨”^③。还有唐朝出家尼法澄在宫殿内说法，亦被大臣王志谏以为是“菩萨化女身美之”^④。……这些也无不表明，在隋唐以前就已经有妙善故事流传了，只是没有文字记载下来；或者虽有文字记录，今天无从查考。

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在其《柯山集》中有文《书〈香山传〉后》可为进一步的例证，文曰：

佛法自东汉明帝时始入中国，因此传天人所称庄王者，以为楚王，则时未有佛。所谓观世音者，比丘之号，无从而有，与史载不合。然未可废也。予尝读《宣律师传》，其载天人语甚多，有一天人说穆王时佛至中国，与《列子》所载西极化人说略同。不知子寓言也，抑实事也^⑤？

① 魏征等：《隋书》卷69《王邵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068页。

② [清]俞正燮：《癸巳类稿》卷十五《观世音传略跋》，涂小马点校本，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15页。

③ [唐]杨休烈：《大唐济度寺故大德比丘尼惠源和尚神空墓志铭》，《全唐文》卷396，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043页。

④ [唐]王志：《兴圣寺主尼法澄塔铭并序》，《全唐文》卷100，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27页。

⑤ [宋]张耒：《柯山集》卷45，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8页。



张耒虽在蒋之奇之后，但其所看到的《香山传》肯定不是蒋氏所写的传文，极可能是妙善故事的民间流行本，也可能是蒋之奇所说的语言“俚俗”的原本，因为在内容上张氏所见的《香山传》与蒋氏传文有明显不同：张耒明确指出了妙善公主是楚庄王的女儿，把一个佛教菩萨的出身附会到中国历史上某个真实的国王身上了，这只能是民间的思维。

有趣的是，香山寺所在地汝州的地方志中亦明确记载了妙善是楚庄王的女儿。日本藏中国罕见方志万历《汝州志》就多次提起有关妙善的故事：

卷一宝丰县香山寺：在县东南二十五里，父城堡大龙山、小龙山之中，上有玉峰塔。世传大悲菩萨乃楚庄王之长女修炼成佛之所。灵骨至今葬于塔下，二月十五成佛，每年此日大会。^①

卷三“仙释”《大悲菩萨说》：楚庄王季女名妙善，母大人方娠之夕，梦吞明月，及将诞，六种震动异香满宫，光照内外，是夕降生，不洗而净，五色祥云覆其宅。国人皆曰：我国有圣人出世。及长，容仪超然，不事华饰，日止一食，不茹荤，宫人号为佛心，后入香山寺草衣木食，人莫知之，三年成道。即今香山塔，大悲菩萨涅槃之席，有肉身在其塔，□盖宛然有生气焉^②。

这里记述的故事和张耒所见的《香山传》中都说到了妙善是楚（庄）王的女儿，而楚庄王时期，佛教还没有传入我国，这样的附会也只能说是民间传说的特点。

关键的问题是，在汝州还真有一座与楚庄王有关联的白雀寺。据明万历《汝州志》载：“白雀寺在父城堡，世传楚庄王故宅，有白雀之瑞，异槐一株。”白雀寺在汝州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名寺，始建于后秦姚萔白雀年

① [清]鲁麟纂修：万历《汝州志》卷一，《日本藏中国罕见方志·丛刊》本，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

② [清]鲁麟纂修：万历《汝州志》卷三，《日本藏中国罕见方志·丛刊》本，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



间（公元384—385）。相传白雀年间白雀群集于父城故址——古槐之上，人们以为是祥瑞而建起寺庙并称白雀寺。白雀寺所在的父城故址在春秋时代称城父，城父是楚平王的儿子太子建的封邑，太子建是楚庄王的曾孙。太子建守城父期间曾设庄王祠，四时祭祀，所以后人就将城父楚庄王祠视作楚庄王故宅。由此，人们将这一历史悠久的名胜古迹和自己所顶礼膜拜的观音菩萨联系起来，创造了观音在白雀寺修行的故事，妙善也因此敷衍成了楚庄王的女儿。

公主出家在蒋之奇所处的宋代还实有其事。宋太宗有七个女儿，其中就有两个出家为尼。宋真宗为第七妹陈国公主出家的诏令就详细地记叙了公主出家的经过：

惇族之仁，御邦之本。洪推列圣，诞启昌源。……皇第七妹陈国长公主，爰自先朝，特钟慈爱，出于至性，不茹荤辛。……深厌纷华，尤轸圣考之怀，俾服空王之教。朕顷侍左右，尝聆诲言。早以仲妹之贤，已达竺乾之旨。栖心有素，纵欲靡违。懿兹同气之亲，能继出尘之迹，睿训斯在，钦念惟寅。屡稽釐降之文，备形惇渝之意，而洁斋无改，至愿弥坚。期以修炼之勤，上报劬劳之德，矧先志之允属，且素范之不渝，良难重违，徒积多尚，是用择徽名于梵苑，蔬茂渥于脂田，国邑进封，禅林锡号，并伸宠数，式示褒扬，可进封吴国长公主，号报慈正觉大师，赐紫，法名清裕，仍令所司择日备礼册命^①。

公主妹妹要出家，皇帝哥哥虽然多次劝阻，可她还是“至愿弥坚”，皇帝只得让其出家了。可见，在当时现实生活中，公主出家也是很正常的事，真宗皇帝从反对到同意公主出家的态度转折，与妙善故事的流传应当是不无关联的。

由此可知，在蒋氏《香山传》之前，随着佛教传播日益俗化的趋势，

^① [佚名]：《宋大诏令集》卷36，第1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1962。



特别是“俗讲”的盛行，妙善故事应该已在民间广为流传，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蒋氏也说：“予以菩萨之显化香山若此，而未有碑记此者，偶获本传，岂非菩萨付嘱，欲予撰著乎？”也就指出，观音显化香山寺的故事早已经有了，而且还有流传于民间的“传文”，只是在香山寺中还没有正式的文字记载，蒋氏是在民间“传文”的基础上“刊灭俚辞，采菩萨实语著于篇”，形成了此篇传文，用以提高汝州香山寺在当时寺庙中的地位。

与蒋氏基本同时的朱牟，在他的《曲洧旧闻》有关于传文的最早记载：

蒋颖叔守汝日，应香山僧怀昼之请，取唐律师弟子仪常所书天神言大悲之事，润色为传。载过去国庄王，不知是何国王，有三女。最幼者名妙善，施手眼救父疾。其论甚伟，然与《楞严经》及大悲观音等经，颇相函失。华严云：善度城居士，鞞瑟胝罗颂大悲为勇猛丈夫，而天神言妙善化身千手千眼以示父母，旋即如故，而今香山乃大悲成道之地，则是生王宫，以女子显化。考古德翻经所传者，绝不相合。浮屠氏喜夸大自神，盖不足怪，而颖叔为粉饰之，欲以传后世，岂未之思耶^①？

在此，朱氏冷静地思考了这则观音成道的故事，并引用佛经典籍进行反驳，说蒋之奇有“未之思”的趋佛粉饰之嫌。毕竟妙善故事没有直接的经典依据，《茶香室续钞》就称说妙善故事“要是俗说，非其实也”^②。

但是，人们对蒋文的态度却是热情的。宋元符二年（1099年）冬天，蒋之奇的传文写成之后，元符三年（1100年）九月就在宝丰香山寺篆刻出来，由当时另一名高官蔡京手书。由于风雨日晒的原因，原碑文已不存。在元至大元年（1308年），香山寺的主持沙门等又重新刊刻了原碑文，20世纪90年代发现的就是此次刊刻的碑文。

不仅如此，随着蒋之奇工作的调动，《香山传》在宋崇宁三年（1104

① [宋] 朱牟：《曲洧旧闻》，《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04页。

② [清] 俞樾：《茶香室续钞》卷十七，光绪二十一年盛氏刻本，第10—11页。



年)又流传到了杭州,并由天竺寺的道育禅师主持篆刻下来,题为《香山大悲成道传》。杭州碑文后一部分被收在《八琼室金石补正》中,碑文中的妙善故事与汝州香山寺的完全相同,应该是出于同一本。

妙善传说故事产生以后,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的流布。南宋初张守著《余旧供观音比得蒋颖叔所传香山成道因缘叹仰灵异因为赞于后》,就有妙善故事的记载,云:

大哉观世音,愿力不思议!化身千百亿,于一刹那顷。香山大因缘,愍念苦海众,慈悲示修证,欲同到彼岸。受辱不退转,是乃忍辱仙,抉眼断两手,不啻弃涕唾。欸然千手眼,照用无边际。至人见与执,不在千手眼。我今仰灵踪,欢喜发弘愿,今生未丧世,誓愿永皈依,更与见闻者,同登无上法^①。

南宋隆兴府和尚祖琇,在公元1164年写的有关佛教的纪年典籍《隆兴佛教编年通论》^②中,记叙公元667年道宣律师的生平事迹时,亦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妙善故事。祖琇对妙善故事的叙述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只是突显了道宣律师的“能通天人语”的神通,语言比较简洁,基本上保持了《香山传》的原型。他是在重述这个故事,并没有自己的创作。同时,在其他一些书中也提及妙善的故事,如南宋僧人行秀于1223年作《从容庵录》时,在其书卷四五十四则“云严大悲”条提到了妙善传说,云:“大悲昔为妙善公主,乃天人为宣律师所说。然三十二应,百亿化身,亦随见不同,各据其说也”;而《新编醉翁谈录》(金盈之作,成书具体年代无考,约十三世纪初期)卷六“禅林丛录”的“雕佛余钱渡僧话”记载有“稽首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证果香山现身南海大慈悲而渡众生之厄化手眼而救(当为报)父王之恩”之句。这些对妙善故事的记载,是佛教徒们对于妙善故事态度的反映,僧侣们以自己的认知心理重复着这样一个全不见

① [宋]张守:《毗陵集》卷十一,光绪九年吴下春在堂刊本,第3—4页。

② [宋]祖琇:《编年通论》,《续藏经》第130册,台湾新文丰公司影印本1982年版,第554—555页。